

讀
書
雜
志

太史公書東漢以來注者無多又皆亾逸今見存者唯
裴駟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而已宋本有單刻
集解本有兼刻索隱本明季毛氏有單刻索隱本而正
義則唯附見於震澤王氏本其單行者不可得矣是書
傳寫或多脫誤解者亦有躋駁所亟宜辯正者也近世
錢少詹事大昕作史記攷異討論精核多所發明足爲
司馬氏功臣後有梁明經玉繩作志疑一書所說又有
錢氏所未及者而校正諸表特爲細密余曷好此學研
究集解索隱正義三家訓釋而參攷經史諸子及羣書
所引以釐正譌脫與錢氏梁氏所說或同或異歲在丁

丑又從吳侍御榮光假宋本參校因以付之剞劂凡所
說與錢梁同者一從刊削尙存四百六十餘條一勾之
流一卷之石未足以言海嶽之大也嘉慶二十二年冬
十一月五日高郵王念孫敘昔年七十有四

史記第一

讀書雜誌

高郵王念孫

五帝本紀

面陵

黃帝居軒轅之邱而娶於面陵之女。念孫案面陵下脫氏字。下文昌意娶蜀山氏女。帝嚳娶陳鋒氏女。皆有氏字。太平御覽皇王部皇親部引此竝作面陵氏。大戴禮帝繫篇亦作面陵氏。

制

依鬼神以制義。正義本制作制云制古制字。又論字例

云制字作制緣古少字通其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
乃爲好本念孫案張說非也制與制聲不相近無緣通
用制字篆文制字作𠄎隸作制形與制相似因譌爲制
非古字通用也

西至于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念
孫案西至本作西濟此涉上下三至字而誤也正義曰
濟渡也則本作濟明矣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濟
大戴禮五帝德篇同

小大

動靜之物。小大之神。念孫案小大當從宋本作大小。此吳氏荷屋所藏單刻集解宋本也。其妙者則以兼刻索隱本補之。是以二本各存其半。此之所有即彼之所無。然皆係宋本。寫者誤倒耳。正義先釋大。後釋小。則本作大故可寶也。小明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小。大戴禮同。

夏本紀

厥田斥鹵 厥貢鹽絺

其土白墳。海濱廣潟。厥田斥鹵。田上下。賦中上。厥貢鹽絺。念孫案此文本作其土白墳。海濱廣潟。田上下。賦中上。貢鹽絺。凡禹貢厥字。史公皆以其字代之。其土白墳。其字統下土田賦貢而言。潟即斥字也。故集解云。徐廣

曰湯一作澤又作斥鄭元曰斥謂地鹹鹵湯字又作易

鹵之地索隱曰澤一作易本或作斥呂氏春秋樂成篇終古斥鹵漢書海濱志作千古易鹵後人不

曉字義乃於海濱廣湯下加厥田斥鹵四字上文有廣

更言斥鹵下文有田上下則不得先言厥田且樹穀曰田斥鹵之地豈得謂之田乎而移鄭元曰

斥謂地鹹鹵八字於厥田斥鹵之下且於謂地鹹鹵下

加索隱曰鹵音魯說文云鹵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

之鹵二十二字自鹵音魯以下皆索隱單行本所無又於貢鹽絺上加厥

字甚矣其謬也漢書地理志作厥土白墳海濱廣湯田

上下賦中上貢鹽絺足正今本之謬

逆河

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念孫案逆河本作迎河。古文尙

書作逆河。今文作迎河。漢書皆用今文。史記雖多用古

文。然用今文者亦不少。

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

此篇及河渠書漢

書地理志之同爲逆河。皆後人依古文改之。

集解引鄭注下尾合

名曰逆河。則所見本已改爲逆。

而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莽曰

迎河。亭溝渰志同爲迎河。及河渠書贊。余東闕洛汭大

邳迎河。此四處仍作迎河。則改之未盡者也。蓋晉以後

之治尙書者。皆傳古文而不傳今文。他書之同於今文

者。皆以古文改之。故觀地理志之兩迎河。則知上文之

逆河。爲後人所改。觀河渠書贊之迎河。則知上文之逆

河亦後人所改矣。逆字古讀若御。

說見唐韻正。文多不錄。

而迎字

亦有御音。天官書迎角而戰者不勝。徐廣曰：迎，一作御。楚辭離騷：九疑嶺其竝迎。與故爲韻。則迎亦可讀若御。莊子應帝王篇：不將不逆。與藏傷爲韻。淮南覽冥篇：逆作迎，則逆又可讀若迎。

迎，古讀若叩。亦見唐韻正。

迎逆御古聲竝相

近。故古文作逆河。今文作迎河也。

太平治

天下於是太平治。念孫案：太當爲大。大、太字相近。後人又習聞天下太平之語，故大誤爲太耳。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大平治。

殷本紀

炮烙

於是紂乃重刑辟

今本刑辟作辟刑據宋本及明游明本改

有炮烙之法段

氏若膺曰炮烙本作炮格江鄰幾雜志引陳和叔云漢

書作炮格

念孫案此謂谷永傳擗筮瘡於炮格也師古曰膏塗銅柱加之火上此正釋炮格二字而

今本亦改爲炮格矣

今案索隱引鄒誕生云格

今本譌格下同

一音閣又

云爲銅格炊炭其下使罪人步其上又楊倞注荀子議

兵篇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

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度

格度閣兩音皆可通呂氏春秋過理篇云肉圍爲格高

氏注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墜火而舛
列女傳所說亦相類是其爲格顯然而不但以燔灼爲
義今諸書皆爲後人改作炮烙矣念孫案段說是也韓
子喻老篇曰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邱臨酒池肉圃炮
格糟邱酒池皆相對爲文今改炮格爲炮烙則文不相
對矣難勢篇又云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格
以傷民性言設言爲則必有所設所爲之物今改炮格
爲炮烙則不知爲何物矣

周本紀

而伯曰文王

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念孫案。西伯曰文王。本作而。伯文王也。今本既衍曰字。又脫也字。此是承上句而申明之。故曰。西伯文王也。五帝紀曰。文祖者。堯大祖也。項羽紀曰。亞父者。范增也。語意竝與此同。若云西伯曰文王。則非其指矣。文選報任少卿書注引此。正作西伯文王也。

散鹿臺之財

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念孫案。散鹿臺之財。本作散鹿臺之錢。今作財者。後人依晚出古文尙書改之也。請以十證明之。晚出尙書武成

篇散鹿臺之財正義引周本紀曰命南宮括散鹿臺之

錢又曰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

以錢爲主耳是史記本作錢不作財一也

樂記正義引史記作財案

孔氏一人所見之本不得互異明是後人依晚出尚書改之武成正義獨不改者以孔氏明言史記作錢故也

羣書治要引史記亦作散鹿臺之錢是唐初人所見本

皆作錢二也齊世家曰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三也

周侯世家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

新序善謀篇同漢書張良傳漢

紀高祖紀竝作財案此三書記張良諫立六國後事竝本史記今漢書漢紀作財與史記新序不合皆後人依

晚出尚書改之耳

四也逸周書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

之錢散巨橋之粟

孔晁注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脫去散字錢字又改爲財太平御覽資產

帝錢類引周書曰武王克商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
是正今本之誤又案武成正義曰鹿臺之財非一物後
世追論以錢爲主耳若逸周書果作財則孔氏必引以
爲證今不引則逸周書本作錢可知他如管子呂覽淮
南諸書亦皆作周本紀卽本於此五也管子版法解篇
錢故皆不引也周本紀卽本於此五也管子版法解篇
曰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六也淮南主術篇道應篇
竝曰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七也殷本紀曰帝紂厚
賦稅以實鹿臺之錢是紂作鹿臺本以聚錢故周本紀
言散鹿臺之錢八也呂氏春秋慎大篇曰發巨橋之粟
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高注鹿臺紂錢府出拘救罪分財棄
責以振窮困是分財不專在鹿臺而賦錢則專在鹿臺
故曰賦鹿臺之錢九也說苑指武篇曰武王上堂見玉

曰誰之玉也曰諸侯之玉也卽収而歸之於諸侯天下

聞之曰武王廉於財矣入室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

之女也卽収而歸之於諸侯天下聞之曰武王廉於色

矣於是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士民

今本作散鹿臺

之財金錢文不成義財字明是後人所加藝文類聚

產業部引六韜亦云武王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是

玉與女皆在宮中而金錢則在鹿臺故曰散鹿臺之金

錢十也自晚出尙書盛行於世學者翫其所習蔽所希

聞於是見古書中言散鹿臺之錢者輒改錢爲財其已

注見上

改者則有漢書漢紀其已改而舊迹尙存者則有

周本紀逸周書說苑其未改者則有殷本紀齊世家酉

侯世家及管子呂覽淮南新序其引史記而已改者則有樂記正義見上其未改者則有武成正義羣書治要幸其參差不一猶可考見古書原文故具論之

誅武庚管叔 殺武庚祿父管叔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念孫案史公原文本作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今本無殺字者後人以殺與誅意義相複而刪之也不知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相對爲文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也衛將軍驃騎傳殺折蘭王斬盧

胡王誅全甲亦以殺斬誅並用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

此並作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又魯世家曰遂誅管叔

殺武庚放蔡叔管蔡世家宋世家竝曰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皆其明證矣又衛世家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管叔上亦本有殺字御覽州郡部引此正作殺武庚祿父殺管叔放蔡叔

莫敢發之

比三代莫敢發之念孫案莫敢發之本作莫之敢發淺

學人改之耳

傳三年左傳未之絕也今本作未絕之也亦淺人所改

鄭語作莫之

發也文選幽通賦注運命論注引史記竝作莫之敢發

列女傳孽嬖傳同

論衡異虛篇作皆莫之發

王川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

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
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緡西夷
犬戎攻幽王念孫案廢申后去太子一事已見上文此
處不應重見王用之三字亦與上文用事相複今案王
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
乃復舉上文以起下文申侯與犬戎攻周之事與虢石
父之事各不相涉祇因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王下衍一
用字因上文用事而衍遂致不成文理後人不得其解遂於廢
申后上加一又字以曲爲彌縫耳羣書治要引此作王
之廢后去太子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十引作幽王之廢

申后去太子也。今據以訂正。

樂及徧舞

立釐王弟穰爲王。樂及徧舞。念孫案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樂及徧舞。上有遂享諸大夫五字。是也。今本脫此五字。則敘事不明。莊二十年左傳曰。王子穰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周語曰。王子穰飲三大夫酒。子國爲客。樂及徧舞。皆其證。

秦本紀

雜廩

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念孫案雜廩本作雍林人。此

後人依左傳改之也。齊世家曰：齊君無知游於維林，維林人襲殺無知。是史公
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維林人襲殺無知。是史公
誤以維林爲邑名，故言無知游於維林，維林人襲殺之
也。此文亦當云：齊維林人殺無知，故正義曰：維林邑人
此正釋維林人三字也。今本正義曰：是維林邑人姓名，
以維林爲姓名，此句亦經後人改也。案既云維林邑人，則不得又
竄維維林邑人四字，尙未改耳。後人改維林爲維廩。

又刪去人字，非史公之意矣。又案正義內有維於宮反
廩力甚反八字，亦後人所加。維字不須作音，故左傳維
廩之維無音。又齊世家之維林，鄭世家之宋維氏維糾，
正義皆無音，此不當獨有音。且正義既作維林，則又不

當有稟力甚反之音故知此八字皆後人所加也

河面

出于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面而立之正義曰面者秦州面縣秦之舊地時獻公在面縣故迎立之念孫案如正義則正文面上本無河字蓋涉下文奪秦河面地而衍漢書地理志而縣屬隴西郡故城在秦州西南上文曰宣王以莊公爲面丞大夫居其故面犬邱故正義曰面者秦之舊地

魏晉

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念孫案魏字後人所加

也與晉戰少梁者晉卽魏也三家分晉魏得晉之故都故魏人自稱晉國而韓趙則否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彊焉周霄曰晉國亦仕國也周霄魏人魏策曰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彊也是晉卽魏也上文云晉城少梁秦擊之此云與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魏世家云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此尤其明證也後人不達又於晉上加魏字其失甚矣

秦始皇本紀

遂定其荊地

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念孫案荆地上不當有其字蓋涉上句其字而衍

至于萬世

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念孫案至千萬世當從宋本游本作至于萬世字之誤也漢書賈山傳秦皇帝曰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是其證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五文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十一引此竝作至于萬世

陳禹謨本北堂書鈔
依俗本改于爲十

資治通鑑秦紀二同

置廷宮中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置廷宮中念孫案此當作置宮廷中今本廷字誤在宮
字之上則文不成義又選過秦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
引此竝作置宮廷中通鑑秦紀二同庭廷古字通

焉

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難頭山過回中句焉作信宮渭南
念孫案焉字下屬爲句焉猶於是也於是作信宮於渭
南也今本以焉字絕句非是古或謂於是爲焉故僖十
五年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田晉於是乎作州兵晉語作
焉作輶田焉作州兵又刺客傳豫讓謂趙襄子曰願請

君之衣而擊之。句 勇以志報讎之意則雖外不恨勇字亦下屬爲句。勇猶於也。於以志報讎之意也。古或謂於爲勇。故宣六年公羊傳注曰。勇者於。詳見釋詞。

陶山

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念孫案陶山之名。不見於各史志。陶當爲陰。隸書陶字或作陰。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譌爲陶。水經河水注。秦始皇逐匈奴。竝河以東。屬之陰山。今本陰譌作陶。卽其證也。一作陰。惠景問侯者。年表。咸陶夷侯。周信。漢

表作成陰漢書司馬相如傳奏陶唐氏之陰山已見上
舞顏師古曰陶唐當爲陰康傳寫字誤耳

文是以集解索隱正義皆不復作注若此處作陶山則
必當有注以是知陶爲陰之謫也集解引徐廣曰陰山
在五原北又引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
北假地名也續漢書郡國志曰五原郡西安陽北有陰
山史記匈奴傳曰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
高闕爲塞是高闕陰山北假地皆相連故此云渡河取
高闕陰山北假中也陰山或謂之陽山故匈奴傳曰蒙
恬度河據陽山北假中水經注曰自高闕以東夾山帶
河陽山以西皆北假也

禹貢雖指曰陽山卽陰山也山在中國之北故名陰山水北曰

陽山在河水之北故亦謂之陽山徐廣云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非也漢書侯應曰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面千餘里非河南所能容

若欲有學法令

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念孫案欲有當爲有欲若有二字連讀欲學法令四字連讀置欲字於有字之上則文不成義法令下當有者字李斯傳作若有欲學者是其證通鑑秦紀二正作若有欲學法令者

使者從關東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念孫案使者從關東本作鄭使者從關東來鄭使者謂出使於鄭者也鄭在關

東故曰從關東來今本脫鄭字來字則文義不明文選
西征賦注引此作鄭使者從關東來初學記地部上引
作鄭客從關東來漢書五行志同雖客與使者異文而
皆有鄭字來字

其賜外

更爲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其賜外念孫案賜外
上本無其字後人據李斯傳加之耳不知彼言其賜外
乃趙高所爲始皇書語此言賜外乃史公記事之文不
當有其字也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此無其字

奉酌

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引之曰說文酌盛酒行觴
也可言奉觴不可言奉酌酌當爲酎字之誤也說文酎
三重醇酒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
八月成名曰酎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
金助祭所謂酎金也案漢制以八月嘗酎蓋本於秦制
祭廟時天子率羣臣奉酎酒以獻故曰奉酎漢書武五
子傳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是也而集解索隱
正義酎字皆無音釋蓋所見本已誤爲酌矣

固不聞聲

趙高說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索隱曰一作固聞

聲

單行本如是各本無此五字後人妄刪之也

言天子常處禁中臣下屬望

纔有兆朕聞其聲

各本無此三字亦後人所刪

耳不見其形也念孫

案一本及小司馬說是也李斯傳記高之言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是其證潛夫論明闇篇趙高要二世曰天子稱朕固但聞名即本於史記

飯土壩

堯舜飯土壩咬土形集解徐廣曰呂靜曰飯器謂之簋

索隱曰壩如字一音鏤

玉篇壩力又切瓦飯器也

不作簋念孫案不

作簋乃一作簋之誤徐廣本正作簋故引韻集飯器謂

之監小司馬本作壘故云壘一作監壘或作湏監古讀

若九

說見唐韻正

聲與壘相近故字亦相通李斯傳飯土甌

說文甌古文監

啜土刑徐廣曰甌一作湏太史公自序食土監

啜土刑徐廣曰監一作湏皆其證矣

不穀於此

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索隱曰謂監門之卒養卽卒也穀音學謂盡也又古學反正義曰爾雅云穀盡也言雖監守門之人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也念孫案索隱以養爲卒以穀爲盡皆非也正義以養爲供養是也而誤解穀字則與索隱同下文曰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言

雖臣虜之勞猶不酷烈於此也此言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意亦與下文同穀者薄也言雖監門者之供養猶不薄於此也管子地員篇曰五粟之士淖而不朐剛而不穀尹知章曰穀薄也故薄土謂之燒塉塉與穀同義莊子天下篇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穀與此穀字同義韓子五蠹篇作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虧與穀義亦相近不穀於此不烈於此皆言其自苦之已甚也若訓穀爲盡而謂雖監門者之供養亦不盡此之疎陋則不盡於此下須加疎陋二字且與下文之不烈於此文義不相當矣李斯傳索隱誤與此同

或言鹿者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念孫案或言鹿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下文言鹿者而誤衍耳羣書治要後漢書文苑傳注太平御覽職官部獸部引此竝無者字

變化有時

去就有序變化有時念孫案變化有時當從宋本作變化應時今作有時者涉上句有字而誤也老子傳贊曰虎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自序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卽此所謂變化應時也下文曰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

不易其政不改謂其不能變化應時也故此言君子爲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謂去彼就此隨時變化也若云變化有時則詞不達意矣羣書治要引史記正作變化應時賈子過秦篇作因時宋淳祐本作應時與羣書治要合是古本賈子史記皆作應也

翟景

齊明周取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索隱曰

翟景未詳

文選注同

念孫案翟景蓋卽戰國策之翟強也楚

策曰魏相翟強外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樓鼻翟強也

又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以輕樓癘樓癘欲合秦楚外齊以輕翟強是翟強固爲魏相而合齊秦外楚者也景字古讀若疆聲與強相近故翟強或作翟景白虎通義舜重瞳子是謂元景與亮爲韻春秋考異鄧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逸周書證法篇曰布義行剛曰景又曰景武之方也義與強並相近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杜衍疆侯王郢人徐廣曰疆一作景是景疆聲相近景與疆通故又與強通也

帶佗兒良

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索隱曰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二人皆天下之豪士

文選注與索隱同又云帶佗未詳念孫案王廖貴先以下見呂氏春秋不二篇高注亦未言王廖兒良爲何國之將案易林益之臨曰帶季兒良明知權兵將師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彊帶季蓋卽帶佗帶佗兒良爲趙魏將故曰趙魏以彊但未知其孰爲趙將孰爲魏將耳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念孫案異上當有無字上文言取與守不同術今秦以不仁取天下而又以不仁守之則其所以守之者無異於其所以取之者矣故曰是其所以取

之守之者無異也脫去無字則義不可通

十三年

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陽正義曰本紀云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是十三年始都之念孫案秦本紀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是作爲咸陽與徙都咸陽皆十二年之事非至十三年始徙都也商君傳孝公以鞅爲大良造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徙都與作冀闕亦同在一年又案秦本紀秦徙都之下云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商君傳秦自雍徙都之下所紀與此略同考

六國表，聚小邑爲縣，及開阡陌之事，皆在十二年。而秦本紀商君傳紀此二事，皆在徙都之後，則徙都之在十二年，斷然無疑。此云十三年始都咸陽，三卽二字之誤，正義曲爲之說，非也。

項羽本紀

蠶起

楚蠶起之將，集解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眾蠶飛起，交橫若午，言其多也。念孫案：蠶起本作蠶午，集解引如淳漢書注，本作蠶午，猶言蠶起也。蓋蠶午二字必須訓釋，故曰：蠶午猶言蠶起。又曰：眾蠶飛起，交橫若午，皆是

釋蠡午非釋蠡起也。若正文本作蠡起則無煩更以蠡午釋之。且不必如此詞費矣。漢書項籍傳亦本作蠡午。故如淳以交橫若午釋之。而今本漢書作蠡起。顏師古曰蠡起如蠡之起。則師古所見本已誤作蠡起。漢書作蠡起即涉如注蠡起而誤是以即據誤本爲注。而不用交橫若午之說。

漢紀作蠡起。亦後人據漢書改之。今考索隱單行本出蠡午二字而釋之曰。凡物交橫爲午。言蠡之起交橫屯聚也。故劉向傳注云。蠡午雜沓也。鄭元云。一縱一橫爲午。此大射義注據此則小司馬本正作蠡午。故詳釋午字之義。并引劉向傳之蠡午爲證。裴本亦作蠡午。故引如淳。

交橫若午之注是漢書雖誤而史記尙未誤也乃後人又據漢書以改史記且改如注爲蠡起猶言蠡午以就之其失甚矣學者據如注以正漢書并據集解索隱以正史記可也

西北至定陶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念孫案西北至定陶漢書作比至定陶是也考水經濟水篇濟水自定陶縣東北流至壽張縣而與汶水會又北過穀城西穀城故城卽今東阿縣治東阿故城在其西北而定陶故城在今定陶縣西北是定陶在東阿之西南不得言西北

至定陶也比北字相近故比誤爲北後人以上文云項
梁已破東阿下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而因於北上
加西字耳文選王命論注引史記無西字

母從俱舛

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
與俱去曰母從俱舛也念孫案從當爲徒項伯以張良
不去則徒與沛公俱舛故曰母徒俱舛也漢書高祖紀
作母特俱舛蘇林曰特但也師古曰但空也空舛而無
成名也特但徒一聲之轉其義一也隸書從字作從形
與徒相似故徒誤爲從

齊風載驅箋徒爲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列子天瑞篇食

於道徒釋文徒一本作從一本作徒史記仲尼

呂氏春秋禁塞篇承從多羣子傳壤駟赤字子徒鄭國字

弟子篇徒竝作從

部五諸侯兵

漢王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劫念孫案作劫者是也高祖紀及漢書高祖紀項籍傳竝作劫陸賈傳亦曰漢王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隸書劫部形相近故劫誤爲部

高祖本紀

泗水

爲泗水亭長念孫案泗水依漢書作泗上此涉正義

泗水而誤也。案正文作泗上。故正義釋之曰：高祖爲泗水亭長也。若本作泗水，則無庸更釋矣。藝文類聚帝王部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史記竝作泗上。

呂后本紀

犁明孝惠還

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犁明孝惠還。趙王已死。集解徐廣曰：犁猶比也。念孫案：帝晨出射，則天將明矣。及旣射而還，則在日出之後，不得言犁明孝惠還也。犁明孝惠還，當作犁孝惠還。犁猶比也。言比及孝惠還而趙王已死也。漢書外戚傳

作遲帝還趙王外遲犁聲相近遲帝還比帝還也

凡史記言

犁明漢書言遲明者皆謂比明也說見漢書高祖紀遲明下

遲下無明字則史記亦

無明字可知後人不解犁孝惠還之意故於犁下加明字而不知與上文不合也晉世家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犁二十五年與犁孝惠還同義故徐廣曰犁猶比也後人既於犁下加明字又於集解內增注云諸言犁明者將明之時不知將明乃帝晨出射之時非還宮時也

劉氏危

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疆授我妃念孫案危
本作微謂劉氏衰微也今作危者後人以意改之耳微
字古公同音故與妃爲韻若危字則古音魚戈反不得
與妃爲韻逸周書本典篇其上乃不危與宜和爲韻宜
古音俄說見唐韻正管子形勢篇雖安必危與和爲韻小問

篇不得則危與禾爲韻淮南說林篇讒賊聞之而父子
相危與和爲韻皆在歌部不在脂部又管子侈靡篇重
子之官而危之與隨爲韻版法解篇雖高不危與墮爲
韻墨子小取篇行而異轉而危與離爲韻說苑說叢篇
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爲勿爲以避其危言患爲

韻爲危爲韻太元釋測失下危也與爲爲韻莊子漁父
篇苦心勞形以危其真釋文危或作僞隨墮離爲僞五
字古音亦在歌部也說見唐韻正又案晉語直不輔曲
明不規閭楸木不生危松相不生
埤曲閭非韻則危埤亦非韻荀子解蔽篇引道經人心
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亦非韻唐韻正危音魚葵反引此
二條爲證
共說疏矣漢書高五王傳正作劉氏微

呂氏立三王

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念孫案呂氏下脫所字索
隱本有所字漢書漢紀竝同

孝文本紀

謂天下何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
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索隱曰言何以謂
於天下也念孫案謂猶如也言如天下何也禮書曰典
法不傳謂子孫何律書曰謂百姓遠方何義竝與此同
禮書又曰孝文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
言禮貌不足恃但問躬化如何耳正義曰躬化飾儉儻
謂何嫌耳非是
林傳申公對武帝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語意與此同古者謂如何爲謂何邨風北門篇天寶爲
之謂之何哉言如之何也僖二十八年左傳救而奔之
謂諸侯何言如諸侯何也成二年傳以師伐人遇其師

而還將謂君何言將如君何也十七年傳君實有臣而
殺之其謂君何言其如君何也齊策曰雖惡於後王吾
獨謂先王何乎言獨如先王何也故高注曰謂何猶柰
何也柰亦如也魏策曰殺之亾之無謂天下何內之無
若羣臣何言無如天下何無如羣臣何也漢書禮樂志
郊祀歌徧觀是邪謂何言灼曰謂何當如之何也

申屠嘉

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念孫案屠字宋本游本皆作徒

此本

謂王延詰本

初刻作徒後改爲屠

屠字獨小於眾字而刻改之迹顯然

各本皆從之蓋未達假借之旨也酷吏傳有勝屠公索

隱引風俗通義曰勝屠卽申徒通志氏族略亦引風俗通義曰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

建國千餘歲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念孫案歲字因上文治安皆千餘歲而衍此言千餘者謂千餘國非謂千餘歲也下文各守其地卽指千餘國而言則千餘下本無歲字明矣漢書文帝紀無歲字

置傳

大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念孫案置傳當爲傳置索隱本出傳置二字引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傳置

四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一馬二馬爲輶置則作
傳置者是也漢書亦作傳置

歷曰縣長

歷曰縣長念孫案縣當爲縣字之誤也

隸書縣字或作縣

二形相似故縣誤爲縣漢縣竹令王君神道縣字作縣

縣是其證也淮南本經篇縣縣房植縣字亦誤作縣

書作歷曰彌長彌亦縣也故文十四年穀梁傳縣地千

里范甯注曰縣猶彌漫也賈子壹通篇彌道數千猶縣

賈生傳彌

道數千也縣與彌聲近而義同故縣或作彌

通作彌猶彌之通作縣也

通矣

孝景本紀

澮者二尺

二年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澮者二尺念孫案澮者二尺者字因上句而誤衍也雹有大小故言大者五寸若澮二尺則平地皆然不得言澮者二尺也秦始皇紀二十一年大雨雪澮二尺五寸漢書五行志宣帝地節四年五月山陽濟陰雨雹如雞子澮二尺五寸皆不言澮者二尺五寸也又五行志元帝建昭二年十一月齊楚地大雪澮五尺不言澮者五尺也初學記太平御覽天部引史記竝無者字

史記第一

史記第二

讀書記三

高郵王念孫

十二諸侯年表

介江淮

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索隱曰介音界言楚以江淮爲界一云介者夾也念孫案二說皆非也介者恃也言恃江淮之險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亦恃也漢書五行志號介夏陽之阨怙虞國之助介怙皆恃也顏師古曰介隔也失之南粵傳欲介使者權顏師古曰介恃也阻負介三字同義隱四年左傳夫

州吁阻兵而安忍杜注
訓阻爲恃諉文負恃也

弗生

穆侯弗生元年念孫案生上本無弗字此後人依晉世
家加之也索隱本出晉穆公生四字

公字誤當作侯而釋之曰

案世家名費生

今晉世家
爲作費王

或作潰生世本名弗生則生

是穆公名費潰弗不同耳據此則穆侯本名生或作弗

生者弗發聲耳或作費潰字異而義同也生之爲弗生

猶降之爲不降

夏本紀帝不降
世本作帝降

問之爲母涼

周本紀惠
王問世本

作母涼涼閭古
字通母發聲

皇之爲弗皇

魯世家惠公弗皇漢
齊律歷志作惠公皇上一

字皆是發聲故索隱以生爲穆侯名無庸加弗字也又

穆侯上脫去晉字亦當依索隱補

堵敖

堵敖嬖元年念孫案堵敖本作杜敖此後人依左傳改之也索隱本出楚杜敖嬖四字而釋之曰世家作莊敖

劉音壯此作杜敖

今改爲此作堵敖

劉氏云亦作堵

今改爲此作杜

堵

杜聲相近與世家乘不詳其由也據此則史記本作杜

敖杜堵聲相近故左傳作堵敖

莊十年

其作莊敖者杜譌

爲壯又譌爲莊耳左傳釋文亦云史記作杜敖漢書古

今人表亦作杜敖不得以左傳改史記也又案集解引

徐廣曰鯀一作動動當爲勤字之誤也

齊語夫爲其君勤也淮南原道

篇四支不勤今本說文籀籀文艱字艱古讀若根說見
勤字茲誤作動說文籀籀文艱字艱古讀若根說見
準根勤聲相近故艱通作勤若動與艱則聲遠而不可
通矣又杜敖上脫楚字亦當依索隱補

晏嬰大破之

齊靈公二十七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念孫案齊世
家曰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
止靈公靈公弗從此文晉圍臨淄下傳寡殘缺僅餘晏
嬰二字其大破之三字則因下一行晉表內圍齊大破
之而行晉表以晉為主故言圍齊大破之齊表以齊爲
主齊爲晉所破則不得言大破之故知此三字
爲衍文也明程一枝史論反以晏嬰二字爲衍文謬矣

立其弟

齊簡公四年田常殺簡公立其弟爲平公念孫案弟下
本有驚字驚平公名也索隱本出弟驚二字注曰五高
反平公也齊世家田完世家竝云立簡公弟驚則有驚
字明矣今本脫去驚字而移索隱於下文齊平公驚元
年之下又改其文曰驚音五高反而刪去平公也三字
其失甚矣

六國表

取小邑 令

秦孝公十二年初取小邑爲三十一縣句令此字上爲有脫文

田、開阡陌、念孫案取小邑當爲聚小邑字之誤也。秦本紀曰：并諸小鄉聚，句集爲大縣。彼言集，此言聚，其義一也。令上有脫文。秦本紀曰：集爲大縣，縣一令，商君傳曰：集小鄉邑聚爲縣，置令丞。令字絕句，不與下文連讀。下文爲田、開阡陌，別爲一事。秦本紀曰：爲田、開阡陌，商君傳曰：爲田、開阡陌，封疆，爲上，皆無令字。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率將

棘蒲剛侯陳武，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念孫案率將二千五百人，當依漢表作將卒二千五百人。上文陽夏侯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卽其證。今本

將卒二字誤倒，卒字又誤作率。隸書卒字，或作率。見漢禮器碑，形與卒相似，因誤矣。投壺，卒投大戴禮，卒誤作率。齊語十邑爲卒，管子小匡篇誤作率。

蠱逢

曲城圉侯蠱逢，念孫案蠱逢當依漢表作蟲達，字之誤也。春秋成五年，同盟于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蟲誤作蠱。明堂位注，刻之爲雲氣蟲獸。晏子春秋外篇，東海有蟲，巢於蟲曉。後漢書馬融傳，乃命壺承驅水蟲。今本蟲字竝誤作蠱達。字本作達，達，隸或作逢，二形相似。古有蟲姓，無蠱姓。廣韻，漢功臣表有曲成侯蟲達。則蠱爲蟲之誤明矣。索隱本作蟲達，注曰，蟲音如字。楚漢春秋云，夜侯蟲達，蓋改封也。今本并注文亦改爲蠱。唯達字未改，且刪去蟲音。

如字四字其失甚矣

汲古閣所刻索隱單行本初刻作蟲後復依今本改爲蟲并注內兩

蟲字亦改爲蟲而字體較大筆畫較粗刻改之迹顯然

張越

任侯張越索隱本作張成注云漢表作張越引之曰史

記作成者戊之誤也

戊今作錢

戊與越同音故漢表作越戊

與成相似故史記誤作成

隸書戊成二字極相似說見經義述聞禮記

若史

記本是越字不得誤作成矣後人依漢表改爲越又

刪去索隱漢表作張越五字而史記之原文遂不可復

考

彭祖

戴敬侯彭祖念孫案彭祖上脫秋字廣韻秋字注曰又
姓宋中書舍人秋當索隱本作秋彭祖注曰漢書作祕
音轡今檢史記諸本竝作秋今見有姓秋氏據此則史
記本作秋與漢書不同今本脫去秋字又依漢書改索
隱之竝作秋爲竝作祕秋氏爲祕氏斯爲謬矣

惠景閒侯者年表

侯劉揭

陽信侯劉揭念孫案侯上脫夷字夷謚也索隱本有夷
字漢表同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將卒 官卒將

將卒以次封矣。念孫案將卒當爲將率。率卽帥字也。又馮唐傳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卒亦率之譌。集解引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帥將也。索隱曰案國語圖閭卒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爲一隊官帥隊大夫也。舊本帥字並譌作師今據索隱單行本改正是官率卽官帥。漢書馮唐傳正作帥也。隸書率字或作率形與卒相近因譌爲卒。陸賈傳率不過可三過漢書率作卒漢書嚴助傳美將率之功今本率譌作卒又君爽率惟茲有陳史記燕世家率作卒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侯劉章 侯劉忠 侯劉延年 侯劉買 侯

劉成

念孫案東野侯劉章侯上脫戴字繁安侯劉忠侯上脫
夷字部侯劉延年侯上脫安字春陵侯劉買侯上脫節
字解侯劉成侯上脫敬字皆當依漢表及索隱本補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元鼎六年

念孫案此年缺御史大夫位漢書百官表漢紀孝武紀
竝曰元鼎六年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索隱本出御史
大夫式五字注曰卜式也當據補

禮書

疏房牀第

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念孫案宋本游本牀第下竝有几席二字。荀子禮論篇作疏房榼額越席牀第几筵。則此當有几席二字。

臭蒝

側載臭蒝。所以養鼻也。劉伯莊音義曰。臭香也。引之曰。臭當爲臭字之誤也。說文臭古文以爲澤字。澤謂澤蘭也。士喪禮記茵著用茶。實綬澤焉。鄭注曰。澤澤蘭也。取其香。澤字古文作臭。故香草之澤亦作臭。上言椒蘭芬

齒所以養鼻此言側載臭齒所以養鼻臭齒卽蘭齒也
荀子作學齒正論篇同畢卽澤之偕字

士出外要節

孰知夫士出外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索隱曰志士推誠
守外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念孫案士卽出字
之譌隸書出字或省作士故歎字省作款數字省作敖
貴字省作貴經傳中士出二字亦往往譌濁夏本紀稱
禮五帝德篇作稱以上七呂后本紀齊內史士徐廣曰
一作出傳二十五年左傳諫出曰原將降矣呂氏春秋
爲欲篇諫出譌爲謀士荀子大略篇君
子聽律習容而後出今本出譌作士此作士出外要
節者一本作士一本作出而後人誤合之耳荀子無士

字是其明證矣

巫涉

然而兵始於巫涉集解許慎曰巫涉地名也念孫案巫

涉當依荀子議兵篇作巫沙字之誤也

墨子備城門篇城上沙今本沙

誤作

韓詩外傳淮南兵略篇並與荀子同

今本淮南注巫沙地名此

即集解所引許注也

楚策亦云巫沙之事外者以千數

函及士大夫

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

索隱作啗云啗音含含謂包容緇誕生音徒濫反今按

大戴禮作導及士大夫導亦通也今此爲啗者當以導

與蹈同，後其字足失止，唯存口存，故使解者穿鑿也。錢氏曉徵史記攷異曰：予謂函及者，覃及也。說文：弓，覃也。讀若含，函從弓得聲，亦與覃同義。古文導與禪同，士喪禮：中月而禪，古文禪作導。說文：楨，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亦謂禪服也。導與禪通，則亦與覃覃通，而陷又與覃同音，是文異而實不異。小司馬疑陷爲蹈之譌，由不知古音之變易也。陷從函，陷從陷，音各形聲俱別。念孫案：錢謂導與覃通，導及士大夫，卽覃及士大夫是也。大雅蕩篇曰：覃及鬼方。爾雅曰：覃，延也。言社自諸侯延及士大夫也。函，當爲陷。今作陷。陷字從函得聲，是陷與陷古同聲，故鄒誕生本作

啗卽留之異文也。啗與覃古亦同聲。故鄒本之啗及卽詩之覃及也。錢以函及爲覃及非也。函訓爲容。非覃及之義。函與啗亦不同聲。若本是函字。無緣通作啗也。留字本作魚形。與函相似。因譌爲函。裴駟司馬貞音含。又訓爲包容。皆失之也。後人多見函。少見留。故經史中留字或譌作函。說見經義述聞。若合而函吾中下。

上大羹

故尊之上元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念孫案上大羹本作先大羹。今作上者。涉上二句而誤也。索隱本正文作先。注文亦作先。今則并注文亦改爲上。

矣荀子禮論篇大戴禮禮三本篇竝作先上文云大饗上元尊組上腥魚先大羹此其明證矣

廣鶩 不外是以性守

步驟馳騁廣鶩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索隱正義皆斷步驟馳騁廣鶩不外爲句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爲句索隱曰言君子之性守正不慢遠行如常守宮庭也正義略與索隱同念孫案二說皆非也廣鶩當

爲厲鶩字之誤也

經傳中厲廣二字往往相亂月令天子乃厲飾呂氏春秋季秋篇作厲服

厲飭淮南時則篇作厲服廣飾莊子大宗師篇厲乎其似世乎崔謏本厲作廣史記平津侯傳厲賢子祿徐廣曰厲一作廣儒林傳以廣賢材漢書廣作厲隸書厲字漢書地理志齊郡廣說文水部注廣譌作厲

或作厲

漢議郎元寶碑揚清厲於海內
執金吾丞武榮碑嶺然高厲

形與廣相近因

譌爲廣厲字本作駕廣雅曰駕驟馳騖騖奔也說文駕

次弟馳也玉篇力世切古通作厲楚辭遠遊颯弭節而

高厲是也步驟馳騖厲騖皆兩字平列若作廣騖則非

其指矣是以當爲是矣聲之誤也是矣二字上屬爲句

是謂禮也言君子率禮不越步驟馳騖厲騖皆不外乎

此也若讀至外字絕句而以是以二字下屬爲句則文

不成義矣君子之性守宮庭也性守當爲塵宇亦字之

誤也隸書塵宇或作埏

魏風伐檀釋文曰塵本亦作埏
集韻塵亦作埏管子小匡篇曰

埏而不說形與性相近守宇形亦相近故塵宇譌爲性守塵

與壇古字通

周官廋人故書廋作壇杜子春讀壇爲廋又載師以廋里在國中之地故書廋或作

壇鄭司農云

廋宇卽壇宇也壇堂基也

獨斷曰壇謂築土起堂宇

屋遏也荀子儒效篇曰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漢書

禮樂志郊祀歌曰神之掄臨壇宇鹽鐵論散不足篇曰

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此言君子率禮不越如在壇宇

宮庭之中也壇宇宮庭皆指宮室言之若云性守宮庭

則文不成義矣君子上當有是字今本脫去則與上文

義不相屬荀子禮論篇曰步驟馳騁厲驚不外是矣是

君子之壇宇宮廷也足證今本之誤

儒效篇又曰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

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

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

曲直得其次序

於是中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引之曰直字後人所加索隱曰委曲得禮之序則曲下本無直字明矣荀子正作曲得其次序

樂書

樂之容

欣喜驩愛樂之容也念孫案容當依樂記作官字之誤也鄭注曰官猶事也正義用鄭注爲解又引賀瑒云八音克諧使物欣喜此樂之事迹也則正文本作官明矣今本正義亦誤作容則與猶事也之訓不合

知禮樂之道

知禮樂之道舉而銷之天下無難矣念孫案知當依樂記祭義作致此後人妄改之也正義曰極致禮樂之道則本作致明矣

何道出

師涓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亾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念孫案此本作是何道出是此也道從也言此聲何從出也脫去是字則文義不明太平御覽地部引此作是何道出韓子十過篇作此奚道出舊本奚道譌作道奚今據本書及論衡改論衡紀妖篇作此何道出皆其

證也。

律書

言陽氣之危塹

東至於危。危，塹也。言陽氣之危塹，故曰危。十月也。念孫案：言陽氣之危塹，塹上本無危字。此是訓危爲塹，故曰危塹也。言陽氣之塹，爾雅曰：塹，毀也。言陽氣至十月而毀也。今本塹上有危字，卽因上危塹也而誤衍耳。

主風吹萬物而而之軫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而之軫。念孫案：軫上常有至於二字。主風吹萬物而而之爲句，至於軫爲句。

上文云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室
自此以下皆有至於二字是其證

歷書

又不由人

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念孫案正
與政同又不由人本作亦不由人今作又者後人以意
改之耳索隱本作亦不由人注云此文出大戴禮今本
大戴禮詁志篇作下不由人下卽亦字之誤則作亦者
是也

度驗

名察度驗定清濁引之曰名察度驗漢志作名察發斂
應劭曰名節會察寒暑致啟閉分至孟康曰春夏爲發
秋冬爲斂晉灼曰蔡邕天文志渾天名察發斂以行日
月以步五緯又周髀算經冬至夏至者日道發斂之所
生也趙君卿曰發猶往也斂猶還也則當作發斂爲是
史記作度驗者發字古通作廢說見平原君傳其草書與度相
似又涉上文星度而誤耳斂驗聲相近故字亦相通下
文曰今日順夏至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
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
以至於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是律之清濁

出於氣之發斂故曰名察發斂定清濁無取於度驗也
薛瓚以爲題名宿度候察進退乃不得其解而曲爲之
說

然

然蓋尙矣念孫案然猶是也此承上文言黃帝作厯之
事如是是蓋尙矣漢書作然則上矣亦謂是則上矣也
范望注太元秘測曰然猶是也傳靳黈成傳贊曰鄒成
侯周緤操心堅正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
此有傷心者然可謂篤厚君子矣亦謂是可謂篤厚君
子也

歲名房逢攝提格月名畢聚

太初元年歲名房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謂月值畢及陬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錢氏攷異曰爾雅月在甲曰畢正月爲陬十一月爲辜此冬至之月建子月也月陽在甲當云畢辜而云畢聚者聚與陬古文通用天正之月亦可云陬也索隱謂月值陬訾則是建寅之月非冬至矣引之曰此殷歷也續漢書律歷志論曰顓頊歷元用乙卯殷用甲寅又載劉洪上言曰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七曜之起始于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己巳朔旦立春

三光聚天廟五度是顓頊厯以乙卯年之立春爲元而
以其月爲正月殷厯以甲寅年之冬至爲元亦以其月
爲正月也正月爲陬而在甲曰畢故日月名畢陬漢書
律厯志曰太初元年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
紀癸亥六度故漢志曰歲名困敦困敦太歲在子之名
殷厯之甲寅卽顓頊
厯之丙子說
詳太歲攷正月歲星出癸亥班氏引漢志以證十一

月歲星在癸亥則所謂正月者正謂十一月也蓋漢初

用顓頊厯以建寅之月爲正月厯元起於立春至武帝

太初元年改厯

太史公自序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厯始改

而用殷厯

建子之月爲正月厯元起於冬至是年五月正厯仍用

殷厯之十一月冬至爲元而正月之在寅月則又參以

顓頊厯法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厯呂正月爲歲首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故

太初元年之正月爲建子之月而二年之正月卽爲建寅之月也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不稱正月者據太初厯追改之耳唯律厯志所引漢志尙存正月之文

易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易逢攝提格太初元年引之以常作端蒙單闕下文端蒙單闕當作游兆執徐自此以下皆後人所改當以次更正說見太歲攷

商橫渚灘

商橫渚灘單行索隱本作商橫赤奮若下文尙章大淵獻作尙章困敦焉逢困敦作焉逢大淵獻端蒙赤奮若作端蒙汭漢引之曰此殷歷也故與爾雅歲名不同今本旣以爾雅改史記又并索隱而改之大謬說見太歲攷

祝犁大荒落四年

建始四年

祝犁大荒落四年引之曰此七字乃後人所加說見太歲攷

端旃蒙

端旃蒙者年名也念孫案爾雅之旃蒙史記作端蒙此作端旃蒙者後人妄記旃字因誤人正文耳

天官書

斗魁

在斗魁中貴人之半念孫案魁上本無斗字此因集解內在斗魁中而誤衍也此云在魁中下文云魁下六星皆承上斗魁而言無庸更加斗字索隱本無斗字漢書天文志亦無

名曰三能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念孫案名字後人所

加此書稱星名皆言曰某無言名曰某者索隱本無名字太平御覽天部引此亦無名字漢書天文志同

順入軌道

月五星順入軌道索隱曰韋昭云謂循軌道不邪逆也順入從面入也正義曰謂月五星順軌道入太微庭也念孫案順入一事也軌道又一事也順入者韋氏以爲從面入是也軌道者軌猶循也謂月五星皆循道而行不効出也賈子道術篇曰緣法循理謂之軌是軌與循同義漢書賈誼傳諸侯軌道謂循道也後漢書襄楷傳熒惑入太微出端門不軌常道謂不循常道也下文曰

其逆入若不軌道索隱引宋均云逆入從東入不軌道不由康衢而入也逆入爲一事不軌道又爲一事此尤其明證矣

水水

火入旱

句

金兵

句

水

今本此下裁索隱曰謂火金水入五潢則各致此災也宋均云不言

水土者水土德星於此不爲害故也

水

此字上屬爲句

中有三柱

句

念孫案火入

旱金兵水水者謂火入五潢則爲旱金則爲兵水則爲

水也

漢書天文志曰辰星入五車大水

中有三柱者謂五潢中有三柱

也索隱謂火金水云云本在水水之下今本列入上水字之下下水字之上而讀金兵水爲句水中有三柱爲

句大謬

水患

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念孫案、水患當作水、水患言水犯北落入軍、則有水患也、上文火入旱、金兵、水水、卽其證、今本脫一水字、則文不成義、漢書天文志、正作水水患、

可以重致天下

填星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天下、今本脫以字、上文歲星云、可以義致天下、笑惑云、天下可以德致天下、下文太白云、可以兵從天下、辰星云、可以法致天下、今據補致、正義曰、言五星皆從填星、其下之國、倚重

而致天下、漢書天文志、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填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韋昭解從填以重曰、謂以威重得、念孫案韋氏張氏皆未曉重字之義、重猶厚也、高誘注秦策、及呂氏春秋振亂篇、竝曰、厚、重也、又注呂氏春秋盡數篇、及淮南俶真篇、竝曰、重、厚也、是厚重二字同義、填星爲土、土德厚重、虞翻注復卦曰、坤爲厚、又注繫辭傳曰、坤爲重、故五星從填星、則其下之國、可以厚重之德、致天下也、開元占經五星占、引春秋運斗樞曰、填星帥五精聚于中央、黃帝以重厚賢聖起、又引石氏星經曰、填星所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

國可以重德致天下天官書卽本於此重下無德字者省文耳上文曰填星主德德卽重也皆其明證矣

若水

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錢氏攷異曰若水當作若木念孫案錢說非也若水二字文與上屬不與下屬金爲白衣會若水者水謂水災也漢書高祖紀注曰若及也言木與金合則爲白衣會及水災也上文曰填星失次下二三宿曰緇有后或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下文曰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文義竝與此同漢書天

文志作歲與太白合則爲白衣之會爲水開元占經五星占引巫咸曰大白與歲星合爲白衣之會爲水此皆其明證矣

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

火與水合爲燄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念孫案上旣言戰敗下不當復言北軍爲北軍上當有水字言火與水合則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也漢書天文志熒惑與辰合則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晉書天文志火與水合爲北軍用兵舉事大敗皆其明證矣

疾

太白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集解引蘇林漢書注曰疾過也念孫案正文疾字本作易集解引蘇林注是解易字之義非解疾字之義疾行而過謂之易故蘇林訓易爲疾過漢書天文志太白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蘇林解易字曰疾過也是其明證矣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石氏星經曰太白所居久其鄉利易其鄉凶此卽天官書所本天官書又曰填星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天文志又曰歲星出而易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皆足與此易字互相證明矣後人誤讀疾

過也之注遂改正文易字爲疾不知蘇林自訓易爲疾過非訓疾爲過也

天矢

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念

孫案天矢當從宋本作天天字之誤也天與祆同字亦

作妖

書傳中祆字多作妖周本紀後宮童妾所弄妖

文妖本又作天

漢書天文志作天祆開元占經太白占引甘氏

占曰太白色白五芒出早爲月食晚爲天妖及彗星是

其證又下文辰星出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矢天文

志作天妖則天字亦是天字之誤宋本亦誤作矢

而會益盡

而會益盡爲主位。念孫案而讀曰如益卽盡字之誤而衍者也。漢志作不然會盡爲主位盡上無益字是也。不然二字亦有誤。而會盡爲主位者如口會盡則其咎在正位也。故漢書天文志引夏氏日月傳曰日會盡主位也。不盡臣位也。或以而爲衍字非是。

毛羽

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念孫案毛羽本作毛目。後人以意改之耳。漢書晉書竝作毛目。又開元占經妖星占引巫咸及海中占亦作毛目。又引

春秋合誠圖曰枉矢者射星也水流蛇行含明故有毛目考工記斲人注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疏引考異鄧曰枉矢狀如流星蛇行有毛目今本毛目二字並誤作尾因據宋本嘉靖本十行本改此皆其明證矣太平御覽咎徵部二引史記正作毛目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

前方而後高兌而卑者郤兌與銳同漢書天文志作前方而

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郤晉志作前方而高後銳而卑者郤武進顧子明曰下文云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卑與高對兌與方對當依晉志作前方而高後兌而卑

者卻今本史記高後二字互易漢書則高上行後字高下又衍者銳二字

卿雲見

卿雲見喜氣也念孫案卿雲下本無見字此涉下文見字而誤衍也凡言某星見某氣見者其下文必有吉凶之事見上此是以喜氣釋卿雲猶言卿雲者喜氣也卿慶同慶若加一見字則隔斷上下文義上文景星者德星也若改爲景星見德星也其可乎藝文類聚祥瑞部引此有見字漢書天文志有見字皆後人依誤本史記加之初學記天部太平御覽天部人事部休徵部引史

記皆無見字、晉書天文志曰、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書大傳注曰、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爲卿雲、此和氣也、此雖小變其文、而亦無見字、蓋喜氣和氣皆是釋卿雲二字、不當有見字也、

則

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采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念孫案則者、若也、言若風復起有雲、則其稼復起也、古者則與若同義、高祖紀曰、今聞章邯降項羽、項羽乃號爲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言今若來也、三年問曰、今是大

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外矣。言彼若肆然而爲帝也。燕策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外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爲娶也。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高祖紀作：若漢挑戰，此尤其明證矣。漢書天文志：無則字者，省文耳。或

以則爲衍字失之、

占種其所宜

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顧子明曰、下其字因上其字而衍、漢志無、

鹿解角

鹿解角、念孫案鹿當從天文志作麋、字之誤也、夏至鹿解角、冬至麋解角、諸書皆然、太平御覽時序部引史記亦作麋解角、

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

略以知日至、要決暑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

歲乃有殃、張守節斷曆景歲星所在爲一句、說曰、言曆
景歲星行不失次、則無災異、五穀逢其昌盛、若曆景歲
星行而失舍、有所衝、則歲乃有殃禍災變也、念孫案、張
說非也、曆景上屬爲句、略以知日至、要決曆景者、此言
日至測曆景之事也、自歲星所在以下、別爲一事、與曆
景無涉、漢書天文志無歲星所在四句、歲星所在者、謂歲星所居之地、

非謂曆景歲星行不失次也、五穀逢昌者、逢與豐古字

通、正義經齊倍要都注曰、經或爲逢、或爲豐、周語道而

通得神是謂逢昌、非謂逢其昌盛也、其對爲衝者、言與歲

星所居之地相對、則爲衝、

衝者相對之名、上文曰、國皇星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

不利又曰八風各與其衝討課假如歲在壽星則降婁爲衝歲在大火則大梁爲衝非謂習景歲星行而失舍有所衝也地當歲星之衝則有殃襄二十八年左傳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身帑周楚惡之杜注曰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淮南天文篇曰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是其明證矣

天道命

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念孫案天道命當作天道性命論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此本論語爲說則命上當有性字正義

內兩言天道性命是其明證矣孔子世家亦曰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河戒

朝鮮之拔屋弗于河戒單行索隱本及宋本游本竝如是而王本則於河下缺一字載索隱曰天文志武帝元封之中星字于河戌東遇反今本漢志誤作戌亥之戌其占曰南戌爲

越門北戌爲胡門又曰其河戌卽南河北河也字竝作

戌宋本游本正文雖作戒而所載索隱皆作戌與王引本同若各本及毛刻單行索隱本則盡改爲戒矣引

之曰作戌者是也戌讀戌申戌甫之戌說文戌守邊也

戌訓守邊故南戌爲越門北戌爲胡門晉書隋書天文

志竝云南河曰南戍北河曰北戍開元占經南北河戍
字前後凡百餘見皆作戍不作戒其歲星熒惑太白辰
星四占竝引石氏曰守南河戍轡夷兵起邊戍有憂太
白占又引甘氏曰太白守北河戍邊戍有謀流星占引
巫咸曰流星犯南河轡夷兵起防戍有憂彗星占引海
中占曰彗星犯南河轡越兵起邊戍有憂然則河戍之
戍本作邊戍字明甚上文鉞北北河南南河正義曰南
河三星北河三星分夾東井南北置而爲戍今本正義
人所改也戍可言
置戒不可言置南河南戍一曰陽門亦曰越門北河
北戍一曰陰門亦曰胡門置而爲戍者謂置守邊之亭

障也

襲十年左傳注
備其城而置戍

故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黃帝

占曰南北河戍一名天高一名天亭義取戍邊之人登

亭障以候望也唐書天文志曰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

象存乎兩戍北戍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

大華遡河竝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

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戍自

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

柏自上洛南遡江漢擲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

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故星傳謂北

戍爲胡門南戍爲越門

以上唐書
天文志

一行所論正取遼戍

之義其字亦當作戍且一行開元中受詔治新厯與司馬貞張守節及作開元占經之畢曇悉達皆同時人斷無諸家河戍字不誤而一行獨誤作戒之理自傳寫者誤書作戒而文義遂不可通諫書戍字或作戒與戍相似而誤淺人襲謬承譌反以作戒者爲正文而改史記之河戍以從之則惑矣唯漢晉隋志未改且戒界二字古不同聲自唐以前之

書無以此二字通用者後人不知戒爲戍之譌而以兩

戒爲兩界此誤之又誤也

戒於古音屬志部界從介聲於古音屬祭部自韻書以戒

界混爲一音而宋人遂以兩戒爲兩界矣志祭二部古不相通說見經義述聞終不可用也下錢氏史

記攷異誤從作戒之本至作釐新錄又謂戒當爲戍戍

古鉞字而引東井西曲星口鉞鉞北北河南南河爲證
并欲改天文志星孛于河戌之戌爲戌案北河在鉞北
南河在鉞南則鉞非南北河不得謂南北河爲河鉞也
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郝萌曰兩河戌與戌俱爲帝
闕上爲遯戌之戌下爲斧戌之戌較然甚明若改作兩
河戌則不須更言與戌矣凡鉞只一星何得稱兩河鉞
乎錢說非也

封禪書

遂觀東后

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念孫案觀本作見史公述尙

書序以詁訓之字相代故五帝紀云遂見東方君長此云遂見東后東后者諸侯也以遂代肆以見代覲以君長代后又以諸侯釋后二篇之文可以互證矣後人依尙書改見爲覲不知五帝紀正作見且上文見四岳諸牧亦是以見代覲也又案漢書郊祀志卽本史記而亦云遂見東后則史記之本作見益明矣

羨門子高 最後

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念孫案羨門子高高上本無子字此因索隱內羨門子高而誤衍也索隱本出羨門高三字注曰秦始皇使盧生求羨

門子高是也。則正文內無子字明矣。郊祀志亦無子字。又案索隱曰：最後猶言甚後也。服虔說止有四人是也。小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非也。念孫案：以最後爲人名者是也。皆燕人三字乃總承上文之詞。若以最後爲甚後，則與上下文義皆不相屬。

矣。最疑取字之誤。

說文：取，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取。殷本紀：大取樂戲於沙邱。集解：徐廣曰：聚一作取。今本取字，竝誤作最。又周本紀之周聚

東西周策：竝誤作周最。趙世家之顏聚，趙策誤作顏最。又樂記：會以聚眾。鄭注：聚，或爲取。今本亦誤作最。高

唐賦：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聚與取古字通。穀有鼓音，鼓與後聲相近。疑史記之最後卽高

唐賦之聚穀也、

黃金銀

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念孫案銀上本有白字、後人以金有五色、故言黃金以別之、銀唯一色、不須言白、故刪去白字耳、不知書傳言白銀者多矣、且黃金白銀相對爲文、少一白字、則文不成義、世說言語篇注文選思元賦注、結客少年場行注、石闕銘注、藝文類聚居處部、靈異部、初學記地部、山類海類俱引釋道部、寶器部、太平御覽地部、珍寶部、引此皆有白字、郊祀志、無白字、亦後人所刪、秦始皇紀正義引郊祀志、亦有白字、

賽

冬賽禱祠念孫案賽本作塞古無賽字偕塞爲之說文

字新附有之急就篇謁禱塞禱鬼神龍顏師古曰塞報福也管子小問篇令費社塞禱盟于號令篇寇去事已塞禱韓子外儲說右篇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漢書武五子傳亦云殺牛塞禱周官都宗人注祭謂報塞也漢無極山碑名白羊塞神山又見下索隱本出冬塞二字注云塞音先代反與賽同賽今報神福也今本正文注文俱改爲賽又刪去與賽同三字其失甚矣漢書郊祀志亦作塞篇內賽字竝同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

熒惑太白歲星填星念孫案填星下脫辰星二字當依

郊祀志補

春三月及時臘

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念孫案三月當從郊祀志作二月臘上不當有時字此因上文歲時字而行郊祀志無時字

釋

古者先振兵釋旅念孫案釋本作澤故徐廣音義曰古釋字作澤高祖功臣侯表張節侯毛澤之亦作釋之惠景開侯表華成侯韓澤之漢表作釋之又周頌載芟篇其耕澤澤正義引爾雅作釋釋夏小正農及雪澤考工記水有時以疑有時以澤管子形勢篇莫知其爲之莫知其澤之並與釋同孝武紀亦作澤後人改澤爲釋則與

音義相左矣下文澤兵作釋兵亦是後人所改

平津書

後緇恥辱

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緇恥辱勇念孫案
緇上本無後字後人以意加之耳漢書食貨志作先行
誼而黜媿辱師古曰以行誼爲先以媿辱相黜也黜與
緇同緇上加一後字則文不成義矣

賈滅朝鮮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彭吳人姓名滅朝
鮮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也史記攷異曰案漢書武帝

紀元朔元年秋東夷歲君南閼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
蒼海郡三年春罷蒼海郡元封三年滅朝鮮相距二
十年不得并爲一且滅朝鮮者爲荀彘楊僕亦無彭
吳賈其人也漢書食貨志但云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
海郡較之史記爲確予又疑滅字常爲滅字之譌滅與
穢穢同賈讀爲商賈之賈謂彭吳與滅朝鮮賈易因得
通道置郡也小司馬謂彭吳始開其道而滅之非是念
孫案錢以滅爲滅之譌是也賈仍當依漢書作穿顏師
古曰本皆荒梗始開通之故言穿是也上言唐蒙司馬
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此亦言彭吳通道東夷置

滄海郡、非謂與滅朝鮮賈易也、隸書穿字或作𠂔、形與賈相近、因誤爲賈、漢張氏穿中記、本造此穿者、穿字作𠂔、是其證也、

通適

故吏皆通適、合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念孫案皆通適三字、文不成義、通卽適字之誤而衍者也、索隱本無通字、會貨志亦無、

吾有羊上林中

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念孫案羊下脫去在字、當依漢書卜式傳補、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獸部、引史記竝

有在字、

楊可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念孫案楊可二字後人依下文加之也食貨志作於是告緡錢縱矣顏師古曰縱放也放令相告言也無楊可二字索隱於此處無注至下文楊可告緡徧天下始云楊姓可名也則此處本無楊可二字明矣

郡國

郡國多姦鑄錢念孫案郡國下脫民字索隱木出人多

姦鑄錢五字、人卽民字也、食貨志作郡國鑄錢民多姦鑄、是史記漢書皆有民字、

市列肆

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念孫案市列下本無肆字、此涉索隱內市肆而誤衍也、市列卽肆也、故襄二十一年左傳注曰、羊肆、市列也、無庸更加肆字、索隱本作坐市列、注曰、謂吏坐市肆行列之中、此是加肆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內本有肆字也、食貨志亦作坐市列、顏師古曰、市列、謂列肆、是史記漢書皆無肆字也、鹽鐵論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澤、漢書西域傳、閼賓國有市列、

史記第二